

世界散文经典书坊



# 巴黎的忧郁

〔法〕波德莱尔 著  
李玉民 译

本书为波德莱尔散文诗的代表作，在选材和审美上与《恶之花》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描绘与颂赞，大大拓展了文学表现生活的领域，正调之外出现反调，别具一格。



# 巴黎的忧郁

〔法〕波德莱尔 著 李玉民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的忧郁 / (法) 波德莱尔著; 李玉民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17-2584-4

I. ①巴… II. ①波… ②李… III. ①散文诗—诗集—法国—现代

IV. ① 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660 号

## 巴黎的忧郁

---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38 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网 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奕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 编者的话

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里，散文似乎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常春花，不论什么时代，也不论在哪一社会阶层或人群，散文不仅从不缺乏读者，而且在国内的图书市场近年来频频走低的情况下逆势上扬，多次出现散文热，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散文这一文学体裁在各国的读者中间一直拥有较为稳固的阅读群体。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散文涵盖了韵文、戏剧以外所有其他的文学作品（prose），但这么说似乎太过宽泛，不甚符合时下一般读者心理上的期许。另一个观念是西方各国晚近才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短小的文学体裁（essay），其中主要由于法国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和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两位文学大师的写作而愈加趋于成熟，讲究修辞、炼句，大大突出了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征，开始阶段主要偏重于说理及内省式的心灵独白，稍后风气渐开，意境也日趋阔大，写景、叙事、抒情各种手法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闲适体、格言体、论说体、传记体等不同的分野。此后尚有随笔（jotting, or sketch）一说，取其不拘一格，信手拈来之意。那些精心结撰、格外强调其艺术性的短章，则一般称作美文（belles lettres），亦即以文体取胜的文章圣手写作的纯文学作品。

而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散文的用途十分广泛，实际上，写好散文是从事其他各种文体写作的基础。初看上去，散文的手法多种多样，形式亦不拘一格，可长可短，比较容易上手。但既要把一件事叙述清楚，还要在其中传达出一定的感情、心绪，事情就不那么简

单了。这里有一个对材料的处理问题，要考虑从哪个角度入手，考虑选取一个事件的哪些部分来加以突出，而事件的其他部分则从略或简写；同时，为达到这一写作目的，在叙述过程中还要考虑采取何种修辞手法及句式、语气，方能有效地表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如此看来，一篇散文从布局谋篇，到具体段落的行文甚至至于每个句式的选择，都需作者付出一定的辛劳，否则就不能如意。

缘此，我们从世界各国的散文经典中遴选出一些篇目，分批推出，以飨读者。我们的选择在国别、语种等方面考虑不多，在风格、特色方面亦无一定成见，但入选作家则都是耳熟能详、历经时间考验的世界经典作家，译者也大都是国内译界的名家、大家。我们相信，在国内一批相当有眼力的读者的鼓励与支持下，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散文书坊一定能够成为大家喜爱的芬芳馥郁的百花园。

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部

2015年5月

## 译序：理解波德莱尔是一个过程

法国知识界的朋友爱把诗歌挂在口头，知道我翻译过不少法国诗歌，谈话中就问我喜爱哪些法国诗人。我列举了缪塞、拉马丁、雨果、魏尔伦、阿波利奈尔、艾吕雅等，没有波德莱尔的大名。不料碰到个叫真儿的，一个叫奥黛特的法国文学教师，她就问我：“你认为谁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雨果了！”她当即反驳：“为什么当然！要知道，法国大学里，现在不怎么讲雨果了。学生写论文，更多地选择波德莱尔。我和好多同事都认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波德莱尔。”

在我的印象中，波德莱尔是个颓废诗人，我刚表露出这种意思，法国人马上接口说：“何止颓废诗人，还给他冠以恶魔诗人、尸体诗人、坟墓诗人，这不足为奇。像波德莱尔这样的创新者，无论在诗歌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走得太远，他的《恶之花》刺激了那些守旧派的末神经。他们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发表评论文章，诽谤并诅咒《恶之花》……”显然她对波德莱尔的身世了如指掌，她说1857年6月，《恶之花》刚问世，法国当局就立刻组织封杀，甚至启动法律程序，内政部以《恶之花》作者扰乱公共道德的罪名，督促检察厅立案。检察厅便奉命传讯作者和出版者，并当即查封了《恶之花》。说来也巧，提起公诉的帝国检察官皮纳尔，也以同样的罪名，起诉了在同年出版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最后，法庭判处波德莱尔罚款三百法郎，并勒令《诗集》中删除六首所谓的淫诗。这成为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两起公案。

摧毁不了的《恶之花》却开得更加旺盛而绚丽，四年后再版，

删去了六首禁诗，又增补了三十五首，共计一百二十九首，获得更大的成功。波德莱尔在雨果、福楼拜等有识之士的赞美和声援下，信心更足，他进一步修订诗集，准备出第三版。而且这一时期，他先后出版了艺术论著《1859年美展》、《人造天堂》以及不少散文诗，在文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也更加巩固，成为魏尔伦、马拉美等新一代诗人的精神领袖。波德莱尔称之为“《恶之花》的姐妹篇”的《巴黎的忧郁》，从1857年开始创作，进展十分缓慢，花了十年工夫，只写下五十首，未待出版，他于1867年就英年早逝。同样，《恶之花》的第三版修订，也未如愿完成。这两本诗集的定本，都是在诗人去世后，经友人整理出版的。

波德莱尔仅以《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两部诗集，就登上时代的高峰，同雨果等大诗人比肩，成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鼻祖，完成了从恶魔诗人到非凡诗人转变的神话。这让我想到另一个神话，大画家梵·高的命运。梵·高学艺极晚，二十六岁起步，包括学艺时间在内，他的全部作品仅仅用了十一年。他生性桀骜不驯，顽固地拒绝向现实低头，自己选定了目标，就不顾所有人反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哪怕落个受诅咒画家的恶名，哪怕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也要坚定地走向心中的憧憬。他的这一性格特点，是他绝对痛苦和绝对成功的根源。终于，他解放了绘画的动作，改变了绘画本身的概念，练就了类似中国画大写意的“书法—绘画”法，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设色，表现出景物所放射的造型力量或光波的流动，并以疯狂的速度画出一处风物难以捕捉的眩晕之态。他在生前最后五年的伟大绘画创作期间，画出了数量惊人的杰作，不是精品，而是极品，为野兽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开了先河，完成了从受诅咒的艺术家到非凡艺术家转变的神话。

梵·高是个孤独而狂野的漫步者，而波德莱尔则是个孤独而忧郁的漫步者，一个游荡在大自然中，一个徘徊在巴黎的街巷。殊途

同归，两个人的个性都爆发出超常的能量，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奇迹。这样的个性不可复制，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大小力量全方位起作用的结果。主体在其成长的各个阶段，根本无法预见家庭、社会、思潮、个人经历、地域环境等等因素，能直接或间接产生什么影响，会被相互作用的各种力量拉向何方。因此，不可确定性就成为主体生存的本质。梵·高完全可能成为优秀的牧师（继承父业）、杰出的画商（如其伯父）、出色的通俗画家（堪比师友），度过富足而安逸的一生。可见，梵·高自主自为，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他已成的样子。同样，波德莱尔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大诗人，除了安德烈·布勒东所说的，寓于我们每人身上的这种“砸不开的黑色内核”之谜而外，他的身世总有一些事件可作为路标，指引我们追踪他的足迹。

夏尔·波德莱尔的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六旬续弦，娶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孤女卡罗琳·阿尔尚博-德菲斯，隔年得子：夏尔于1821年4月9日生于巴黎。父亲虽出身农家，却受过良好教育，在巴黎大学修过哲学和神学，任神职数年后离职，到一位公爵府上当了家庭教师，沾染些许贵族习气。他热爱绘画，又颇有些收藏，常带着年幼的夏尔到卢森堡公园散步，对着美丽的雕像给儿子讲神话与传说，可以说是艺术的启蒙教育。作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他似乎无意中给了儿子思想的启蒙教育。父亲的气质、作风、思想和爱好，在波德莱尔幼年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父亲的形象就成了他“最初的强烈爱好”。如果假以天年，父亲再多活十年八载，那么波德莱尔的成长该是另一番景象。只可惜在他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生活发生了突变。

年轻的母亲很快就改嫁，让一个同父亲截然相反的人闯进了波德莱尔的生活，给他的心灵造成了终生难愈的创伤。继父欧比克是个军人，为人古板、生硬，心胸褊狭，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秩序和道德，



将聪颖的继子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人物，因而同藐视习俗、我行我素的波德莱尔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对立，这在波德莱尔的心灵里第一次激发出反抗的火花。波德莱尔随家迁徙，先后在里昂、巴黎读中学，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学科成绩优异，多次获奖。他那敏感而好激动的天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彰显，总好异想天开，甚至有些神秘兮兮，颇为玩世不恭。他这个学生才华出众，但是不守纪律，终因拒不交出同学在课堂上传递的纸条，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

波德莱尔虽被学校开除，但他于次年即1839年，还是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在如何走上社会，安排未来的问题上，又与继父产生了冲突。继父希望他进入外交界，将来谋个显要的位置；可是，波德莱尔却始终憧憬“自由的生活”，他无法预见未来，但是心中有了目标，就可以确定并规划未来了。他大量涉猎罗马晚期作家的著作。与那种颓废的情调产生共鸣，他还喜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七星社诗人的诗作，激赏那种严谨的声律；在当代他爱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并因结识了作家本人而深感荣幸，深受鼓舞；同时他也叹服浪漫主义诗人雨果、戈蒂耶、拜伦、雪莱作品中那种“美的最新近的、最现代的表现”；他更是频频光顾巴黎美术展览会，不仅唤起他“最初的强烈爱好”，还萌生了写画评的念头。这期间，他加入了众多狂放不羁的文学青年之列。

波德莱尔终日出入酒吧、咖啡馆，纵情声色，同一个犹太妓女“斜眼”莎拉交往，浪迹在巴黎这座“病城”的娱乐场所。家庭自然十分不满他这种近乎放荡的生活，在管教不力、规劝无效的情况下，决定让他出游，以图暂时割断他同巴黎的联系，引导他的生活走上正轨。1841年6月9日，波德莱尔登上南方远洋邮船，从波尔多启程，准备前往加尔各答，将逗留一年半时间。然而，他中途在毛里求斯岛下船，在波旁岛浏览一个半月，领略了异域风光和情调，这种意

想不到的收获，为他后来的文学活动增添了实感。他仍念念不忘巴黎的生活，很快中断旅行，返回法国。

1842年2月，波德莱尔回到巴黎，越发不能忍受家庭的束缚。正巧他业已成年，可以掌握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约十万金法郎），于是离开家庭过独立生活。他鄙夷那些想为阶级社会效力的人，厌弃一切职业，特意用惊世骇俗的装束和举止标新立异，表示他对资产阶级的轻蔑与唾弃。他这样放浪形骸，本意就是“追求崇高”，不同流俗，颇有几分以恶搞的方式反抗他的家庭与社会的味道。1842年，他遇到黑白混血姑娘，小剧院的二流演员雅娜·杜瓦尔，结成了亲密而长久的关系，受其影响，此后他的生活有所收敛，更多的心思用到创作上了。这期间，他同已有名气的戈蒂耶、有志于诗歌的班维尔交往甚密。可是，他这两年过度挥霍，用掉了半数败产。1844年，家庭强加给他一个经济监管人，每月只给他可怜的二百法郎，这对他的沉重打击，不亚于他父亲的去世。他在债主追索下的日子十分难熬，1845年6月30日，他甚至企图操刀自杀。

度过这次危机，波德莱尔似乎更加坚强了，至少他的目标更加明确，在创作方面三头并进。一是诗歌创作，至1843年，他已经作了二十余首未来的《恶之花》；1846年，他向朋友提起计划出一本诗集，题为《累斯博斯岛女人》（或《同性恋女人》），这是十年后出版的《恶之花》的初名；二是撰写并发表画评：《1845年美展》、《1846年美展》，完整地阐述他的新颖的艺术观，奠定了他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地位；三是发现并激赏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为之入迷，自己翻译并发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金龟子》（1845）始，十七年间翻译出版了爱伦·坡的大量作品，堪称翻译文学的范本。

1847年至1851年，是波德莱尔从政治热情高潮到完全脱离政治的时期。1847年，巴黎一开始社会和政治动荡，波德莱尔便

投身进去，不久还和朋友创建革命小报《公安报》，登记参加了共和派中心协会。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并不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只当作他泄愤的一次机会，于私发泄对他继父欧比克的仇恨，于公则要报复和破坏资产阶级社会，其中当然也“寄托一些有如空中楼阁一样的乌托邦”。他背着枪，在街垒中奔忙，手上散发着火药味，满口嚷着“枪毙欧比克将军”。然而，革命失败了，尤其路易·波拿巴窃取革命成果，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改共和为帝制，波德莱尔目睹了这种政局大变动，对政治彻底失望，“决定从此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

1852年之后，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期。他是个苦吟诗人，“写得很苦”，“哪怕最小的一个词也透露出他达到那样一个高度所付的努力”（巴雷斯语），但是几年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诗作，还有尚未发表的，足可以结集出版了。但是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恶之花》，只好托朋友关系，由爱好诗歌，给邦继尔出过诗集的普莱·马尼拉西斯承接。注定要遭受磨难的《恶之花》终于问世了，一本薄薄的诗集，注定要给作者生前招来极大的耻辱，身后永续极大的荣名，这也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

波德莱尔在诗歌上的继承和创新，自然有他自己一套文艺理论的支撑。他在写诗的同时，也发表许多评论，涉猎极广，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领域。他的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汇编成集，题为《浪漫派的艺术》，而另一本集子《美学珍玩》，则收入了艺术方面的文字。这两部专集珠联璧合，水乳交融，充分反映了他那时代思潮变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念，奠定了他在法国19世纪批评界的重要地位，更有他在诗歌上创新实例为佐证，这就为后来一些新流派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和阳光。

波德莱尔颇为复杂的文艺思想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抛弃

“真善美不可分割”的传统观念，可以说代之以“真恶美”。他说：“什么叫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跟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我觉得从恶中提出美，对我乃是愉快的事情，而且，工作越困难，越是喜悦。”他将善和美分开，就是要把恶跟美结合起来，只因善与真已经脱节，而恶才是最真实的。“波德莱尔以为自己代表浪漫主义，可是他却摈弃其浮华的辞藻和空想的习惯，只保留浪漫主义对其现代性的颤动的感情。”（纪德语）他求真求实，直面现实的恶，从恶中发掘美，这是他在诗歌的内容上的创新，与浪漫主义背道而驰了。

如果说《恶之花》的诗往往由思想引领，那么《巴黎的忧郁》诸诗则偏重描写，类似寓言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再从故事中得出一种观念性的结论。例如《老妇人的绝望》：

这个瘦小的老太婆，看见这个人人赞美，人人都要讨他喜欢的俊婴，一时感到心花怒放，这个俊秀的小人儿，跟她小老太婆一样，特别脆弱，也同样没有牙齿，没有头发。

这分明在讲故事，老太婆凑到近前，作出媚态，挤出孩子般的微笑伸出枯瘦的手爱抚孩子，结果孩子吓得大哭不止……

于是，善良的老妇人又退隐到永久的孤寂中，向隅而泣，心中暗道：“噢！我们这些年迈的女性真不幸，一旦过了讨人喜欢，哪怕是讨天真的孩子喜欢的年龄，就能吓坏那些我们想要亲近的小孩子！”

女性到了晚年，连亲近小孩子这样的天性都被剥夺了，只能陷入“永久的孤寂中”，这便是天下“老妇人的绝望”，也是诗人的

一大悲哀和忧郁。他的忧郁是方方面面的，对巴黎这座“病城”，对生活在这座“病城”中，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不幸者，忧莫大焉。

波德莱尔在《火箭》中写道：“我发现了美，我自己的美的定义，这是一种颇热烈的忧伤，又有些模模糊糊，可任人臆测……神秘、悔恨，也是美的特点……忧郁乃是美的出色伴侣，我很难想象有什么美的典型没有不幸相伴随……”

无怪乎“忧郁”一词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我总算大致理出个头绪了。波德莱尔在诗中展示这么多丑恶、畸形和变态的东西，正是他在现代社会所看到的各种不幸和苦难，他统称之为恶。恶是他忧郁的根源，也是他创作的源泉。他抱着忧郁的情怀，将他所观察到的种种恶化为理念，再围绕这些理念组织形象，最后通过诗的形式引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恶之花朵，这种精神的创造物，就是诗人所说的“发掘恶中之美”了。

从恶中发掘出来的独特的美，同浪漫派的明显区别，体现在波德莱尔的内在的批评意识。奥斯卡·王尔德说得好：“想象力只是模仿，批评精神才是创造……没有批评精神，就没有任何名实相符的艺术创造……艺术家凭借敏锐的选择意识，微妙的选择本能为我们创造生活，并赋予它某种暂时的完美。这种挑选意识，这种难以捉摸的省略分寸，不是别的，正是批评能力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根本无法进行艺术创造。”

在波德莱尔的诗作中，这种批评精神就是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将美内在化、精神化，是他脱胎于浪漫主义的创新，从而开启了诗歌的新时代。关于这一点，我长时间认识不清，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波德莱尔在全世界那么受推重。批评精神极强的纪德讲过一段精辟的话，有助于透彻地理解波德莱尔，不妨择录于此：

波德莱尔之所以流传后世，靠的正是形式的完美……这种

完美显然与比方说埃雪迪亚的十四行诗的完美有很大不同，后一种完美纯粹是拉丁式的，讲究逻辑并可以解释。我们的语言过于经常地满足于这种完美，倒不是因为在一些作品中，主要在拉辛的诗句中，发现不了有损外在完美的一种更隐蔽的，已带乐感的，但好像不为他所知的完美——如果人们刚刚意识到这种完美，我以为并不言过其实。——波德莱尔第一个并审慎地将这隐秘的完美当作自己作诗的目的和理由，因此诗歌——不仅法国诗歌，还有德国诗歌和英国诗歌——欧洲诗歌，在《恶之花》之后，不可能保持不变……诗歌从此不再面向同样的心智之门，它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

在《恶之花》之后，欧洲的诗歌变了，至少我是法国诗歌这种变化的一个亲历的证人。我翻译《巴黎的忧郁》依据的原著，是法国南特大学终身教授让-吕克·斯坦麦茨整理并作序的注释本。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把他成书的学术研究成果赠给我。他不仅是研究波德莱尔、兰波等诗人的专家，还是个诗人。出于友情，我翻译了他的诗集《天之线》中十三首诗，介绍给中国读者，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2002年第二期上。问题是我翻译的过程中，心里不免有几分恼火（当然是针对法国当代诗歌），在短短的介绍中，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较之以前的诗歌，当代诗歌是易懂还是难懂了，离读者近了还是远了？”还称斯坦麦茨的诗为学院派，实在是不得要领。现在想来，当时我所感到的尴尬和困惑，正是不理解《恶之花》之后诗歌发生变化的缘故。斯坦麦茨的诗风可以说是一个例证，表明波德莱尔影响的深远。诗歌美好内在化、精神化，难说离读者远了，但肯定离灵魂近了。

李玉民

2011年12月

## 目 录

译序：理解波德莱尔是一个过程	01
一 异乡人	001
二 老妇人的绝望	003
三 艺术家的《悔罪经》	005
四 一个逗乐的人	007
五 双人铺房间	009
六 人各有其怪物	013
七 小丑和维纳斯	015
八 狗与香水瓶	017
九 卖劣货的玻璃匠	019
十 凌晨一点钟	023

十一 野女人和小情妇	027
十二 万众	031
十三 寡妇	033
十四 卖艺老人	037
十五 糕点	041
十六 钟表	045
十七 头发中的半个地球——异国情调诗	047
十八 邀游	049
十九 穷人的玩具	053
二十 仙女的礼物	057
二十一 诱惑——或者爱神、财神和荣名	061
二十二 暮色苍苍	065
二十三 孤独	069
二十四 计划	073
二十五 美丽的多罗苔	077
二十六 穷人的眼睛	081
二十七 死得英勇	085
二十八 伪印	091
二十九 慷慨的赌徒	095
三十 绳子	101



三十一 志 向	107
三十二 酒神杖	113
三十三 沉醉吧	117
三十四 已经啦!	119
三十五 窗 户	123
三十六 绘画的欲望	125
三十七 月亮的恩惠	127
三十八 [哪一个是真的?] 理想与现实	131
三十九 良种马	133
四十 镜 子	135
四十一 港 口	137
四十二 情妇的肖像	139
四十三 殷勤的射手	145
四十四 汤与云	147
四十五 射击场与公墓	149
四十六 失落光环	151
四十七 比斯图里小姐	153
四十八 世外任何地方	159
四十九 痛打穷人!	163
五十 好 狗	167